

读书是最美的姿态 *Reading is most graceful*

MINGJIA MINGZUO BAINIAN JINGDIAN

ZhongGuo WeiXing XiaoShuo

中国微型小说

名家名作百年经典

第7卷



每一个梦想都是一座房子，只要你认定了要一座什么样的房子，并坚持不懈地去建筑，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，都不要忘记为房子去添砖加瓦。日积月累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拥有自己梦想的房子……

中国微型小说 名家名作百年经典

----- MINGJIA MINGZUO BAINIAN JINGDIAN -----

ZhongGuo WeiXing XiaoShuo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. 第7卷/生晓清, 陈永林主编. 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 1

ISBN 978-7-5463-4666-3

I. ①中... II. ①生... ②陈... III. ①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②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6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2601 号

中国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第7卷

总 策 划 钱晓征
主 编 生晓清 陈永林
出 版 人 毛文凤
责任编辑 陈 璇
责任校对 张可中
封面设计 猫头鹰工作室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 277 千字
印 张 11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130021)
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(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世贸中心 4 楼 邮编:210009)
电 话 总编办:0431-85600386
市场部:025-66989810
网 址 www.keyigroup.com
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463-4666-3 定价:2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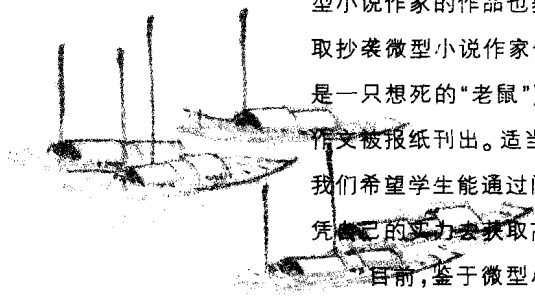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025-66989810

前言

微型小说,在我国虽然自古有之,如《世说新语》《唐元话本》《聊斋志异》等,但一直属于短篇小说的范畴,未能从短篇小说中独立出来。上世纪 80 年代,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生活节奏加快,读者没时间看长篇大论,喜欢看短小精悍的小说。微型小说便很快盛兴繁荣起来,受到读者的喜爱。因而一些报刊纷纷开辟微型小说栏目,据不完全统计,现在发表微型小说的报刊有两千家左右,每年发表的微型小说达七八万篇。

微型小说尽管是从短篇小说中发展出来的,但与短篇小说有很大差别。1984 年,《微型小说选刊》在南昌创刊。1985 年,《小小说选刊》创刊。1992 年,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在上海成立。这样,微型小说这种新兴的文体从短篇小说中完全脱离出来了,成为小说四大家族中的一员。微型小说因比散文好看,比故事有品味,比小品文厚重,所以深受读者喜爱,尤其是中学生朋友。又伴随着中考、高考制度的改革,中考、高考作文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的想象力、创造力和感悟力,更加鼓励学生关注社会,关注生活,这些也是微型小说这一文体所独有的特征,微型小说的创作和表现手法都与中考、高考作文相吻合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凌焕新说:“微型小说是中学生训练写作最好的学校。”从 1994 年满分高考作文《赤兔之死》开始,几乎每年都有微型小说在作文中获得满分,有些考生模仿微型小说作家的作品也获得了极高的分数。甚至有些考生为了获得高分采取抄袭微型小说作家作品的做法,如《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》《我是一只想死的“老鼠”》等十多篇微型小说被某些考生抄袭,并作为满分作文被报纸刊出。适当的模仿和借鉴是允许的,但抄袭绝不可取。所以,我们希望学生能通过阅读一些优秀的微型小说,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,凭自己的实力去获取高分。

目前,鉴于微型小说在中、高考作文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,越来越



越多的语文老师将微型小说引入中学作文教学中。全国有许多中学还将微型小说编成为教材,把微型小说明确为训练写作的主要文体。

因而微型小说的杂志、书籍在市场上异军突起,独领风骚,已抢占了一定市场。为了区别于别的微型小说选本,我们在编稿时更侧重于可读性强、时代性强、趣味性强与构思巧妙、有深刻内涵的微型小说。

由于工作原因,编者接触到大量读者,他们都希望能有一套权威的微型小说经典选本。而市面上有不少标榜微型小说经典的书籍,这些书里所选的作品都是重重重复地选,让读者极其反感。编者充分考虑到这点,对一些读者耳熟能详的老经典没入选,但自然不会降低选稿的标准。应广大读者要求,编者花三年时间,阅读了数十万篇微型小说,才精选出这一千篇微型小说。这套书以微型小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的眼光,重新审视了过去混杂在短篇小说中的微型作品,精心筛选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微型小说经典佳作。较之近来出版的一些标榜微型小说经典选集,更具有综合性、经典性和权威性。这些名篇最大限度地发挥微型了小说这一大众文化的优势,让文学和普通受众产生近距离的心理效应,让微型小说这一新兴的文体更加自信和有力。希望通过这一个书系,窥见中国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佳作精品全貌。这是十本最权威、最经典的微型小说选本,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,对中学生写作文、初学写微型小说的作者都有极其重要的鉴赏和借鉴作用,也为理论工作者对微型小说研究提供了最具价值的资料,对繁荣微型小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编者



目 录 | Table des Matières | Contents

001	立秋之夜 /郁达夫
002	代 狗 /沈从文
004	陈小手 /汪曾祺
005	心爱的 /苦苓
007	海 龟 /张抗抗
009	永远的棺材 /傅恒
011	象牙色毛衣 /裘千山
013	奇妙的警棍 /木桦
015	教堂的钟声 /阿成
016	杀 蛇 /韩静霆
018	乡间夜话 /谢友鄞
020	不听话的塑像 /吴若增
021	讲 究 /孙春平
023	暗 记 /聂鑫森
025	战争牧童 /杨道永
027	白雪塑像 /许行
029	走出沙漠 /沈宏
031	算 命 /汤红玲
032	女 票 /孙方友
035	岁 月 /刘国芳
036	做一场风花雪月的梦 /陈毓
038	老实人的虚伪 /沈祖连
040	尼姑庵 /马宝山
042	猫 王 /申平
044	生意场上 /生晓清
046	万先生与方女士 /戴涛
047	配 套 /魏金树
049	篱笆墙 /周仁聪
050	成了英雄的蒙弗兰克 /陈永林

052	高叫你的名字 /刘建超
054	初 恋 /邓洪卫
056	无名碑 /修祥明
058	枯萎在花店里的玫瑰 /高海涛
060	百年魔咒 /邢庆杰
062	捕鱼者说 /夏阳
064	五一 是几号 /安勇
066	樟 脑 /陈克华
067	窗台上盛开的月季花 /闵凡利
069	响 鞭 /姚凤阁
070	梦 /临川才子
072	乌鸦喝水 /徐成龙
074	陌生人到梅庄 /黄建国
076	甜豆花,咸豆花 /闫玲月
078	落魄的乞丐 /林华玉
080	最后的最后是一把刀 /韩昌元
082	雾气公司 /周锐
083	瓶子里的爱 /包利民
084	铁哥们 /万芊
086	给儿子一个让他骄傲的后背 /戚祥浩
087	神奇的推销术 /吴存君
089	魔术师的房子 /安勇
091	长大后,你就成了他 /詹有星
092	写着男人名字的钞票 /张翔
094	99 块金币 /刘志刚
096	拯救有爱心的人 /刘永飞
097	乞丐碗 /刘天敏
099	电梯里的浪漫 /辛唐米娜
101	借你一个微笑 /杨保中
102	牛羚卡拉的悲哀 /陈俊
104	当了一回总统 /刘殿学
105	西雅图婚礼上的生命复活 /方姿
107	爱的力量 /蒋光宇
109	你有多重要 /孙道荣

111	划破你的脸 /游睿
113	淘金之家暴富后 /陈修泽
115	白 鸽 /但玉兰
117	李四擦鞋 /蔡成
119	玫瑰丝巾 /卫宣利
120	毛巾上的初夜 /飘飘
122	毒莓也能变甜莓 /赵功强
123	面具的诱惑 /李珂
125	义士“阴阳眼” /张建生
127	换 心 /琳琅
128	午夜电话 /雨人
130	最初的温暖 /邹扶澜
132	逃犯与贼 /王庆祥
134	母 亲 /王发财
135	格德山庄梦想 /一哲
137	一定要远离海水的诱惑 /晨沙
138	馅 饼 /许锋
140	“吃白食”的父亲 /矫友田
142	情 书 /许国江
144	有一种意外叫猝死 /萧磊
146	谁是病人 /陈甲取
148	最后的交易 /吴帮国
149	贝多芬的森林 /立夏
151	河边的初夜 /夏洪
153	学会优雅地离去 /艾叶绿
154	寻找男人的女人们 /于长和
156	八十年代情话录 /沙龟农
156	石 棋 /张文宝
159	曹 遂 /王奎山
161	家庭文件 /雨瑞
164	永不录用 /朱晖
165	关于克隆人的深度报告 /汝荣兴

立秋之夜

郁达夫

黝黑的天空里，明星如棋子似的散布在那里。比较狂猛的大风，在远处呜呜地响。马路上行人不多，但也不断。汽车过处，或天风落下来，阿斯法儿脱的路上，时时转起一阵黄沙。是穿着单衣觉得不热的时候。马路两旁永夜不息的电灯，比前半夜减了光辉，各家店门已关上了。

二人尽默默地在马路上走。后面一个穿着一套半旧的夏布洋服，前面的穿着不流行的白纺绸长衫。他们两个原是朋友，穿洋服的是在访一个同乡的归途，穿长衫的是从一个将赴美国的同志那里回来，二人是在马路上偶然遇着的。二人都是失业者。

“你上哪里去？”

走了一段，穿洋服地问穿长衫的说。

穿长衫的没有回话，默默地走了一段，头也不朝转来，反问穿洋服的说：

“你上哪里去？”

穿洋服的不回答，默默地尽沿了电车线路在那里走。二人正走到一处电车停留处，后面一乘回车库去的末次电车来了。穿长衫的立下来停了一停，等后面的穿洋服。穿洋服的慢慢走到穿长衫的身边的时候，停下的电车又开出去了。

“你为什么不乘了这电车回去？”

穿长衫的问穿洋服的说。穿洋服的不答，却脚也不停慢慢地向前走了，穿长衫的就在后面跟着。

二人走到一处三岔路口了。穿洋服的立下来停了一停。穿长衫的走近了穿洋服的身边，脚也不停下来，仍复慢慢地前进。穿洋服的一边跟着，一边问说：

“你为什么不进这岔路回去？”

二人默默地前去，他们的影子渐渐儿离三岔路口远了下去，小了下去，过了一忽儿，他们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气吞没了。三岔路口，落了天风，转起了一阵黄沙。比较狂猛的风，呜呜地在高处响着。一乘汽车来了，三岔路口又转起了一阵黄沙。这是立秋的晚上。

代 狗

沈从文

“杂种，你莫起来，还要老子捶你罢？”

“噢……人家脚板心还痛呀！”代狗烂起两块脸要哭的样子。

但他知道他爹的手，除了拧耳朵以外，还会捏拢来送硬骨梨吃的，虽然口上还想撒一点娇，说是脚板心不好，终于窸窣窣窣从那老麻布蚊帐里伸出一个满是黄毛发的脑壳——他起床了。

“快！快！放麻利点！”

“噢……”

他爹老欧，坐在那趋抹刺黑的矮矮茅屋里一张矮脚板凳上搓着索子，编排草鞋上的耳朵。屋里没有个窗子，太黑了，他的工作，不得不靠到从破壁罅里漏跑进来的天光。

“你不瞧石家崽代狗同鸭毛崽不是天没亮就爬起来上坡去吗！”

“我脚还——”

“脚痛就不上坡罢？”

代狗用手背擦了一下眼屎，把腰肩翻了一下，从土墙上取了一双草鞋来坐在他爹左边。

“我割担草——”

“这几天鬼要你草。……怕哪样？仍然到后山去砍，和尚来时，脚放麻利一点。实在是翻不过坳来，把毛签朝茨棚里一摔，爬上树去。老和尚眼睛猫猫子，赶不到你们，还不是又转庙里去睡觉了——再慢慢的转来，不行吗？”

“你讲得容易。”

“你刹时轻一点罗。”

“闪不知碰来抓到了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蠢杂种！他口上大喊大叫，什么‘抓到！抓到！抓到帮我捶死这偷柴的苗崽崽！’其实也不过是口上打哇哇，哄哄小孩子！当真你怕他抓到你就敢捶个净死罢？”

代狗想起昨天的事情，不由得又打了一个冷噤。这冷噤的意思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爹是无从注意的。

……托，托，托，这边刀砍一下树身，那边同样声音便回响转来。鸭毛崽正高高兴兴唱着——

高坡高坳竖庵堂，
攀坡盘岭来烧香；
人家烧香为儿女，
我家烧香为娇娘。

忽地，老和尚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出现于红墙前了。搂起大衣袖筒的灰布衫子，口中不住喊“抓到！抓到这狗崽的！”一直冲向自己所站的地方来。他们都懂得老和尚的意思了。便丢开了未剥完的树，飞一般逃，跳了四五棚茨窠，越过两条老坎，跑跑跑跑，才听不到老和尚“抓到……”的声音。危险固然脱了，但当狂逃的当中，一颗牛茨却赶到代狗脚板踏着它时，一钻钻进代狗脚心了。虽经鸭毛崽设法拔了出来，却已流了许多鲜血，而且到今早脚着地时，还略略感到一点痒疼。

脚本来不算回事，但和尚那副凶神恶煞的脸在他脑中晃来晃去时，却似乎能够把代狗的身子缩小了，缩到比灶头上正在散步的灶马还小。

他终于嗫嗫嚅嚅说出他不愿去的意思了。

“万一再去被他抓到，纵不当真捶死我，但把我手膀子用葛索一捆，吊到山门前去示众，那是做得到！到那时，让那些朝山的娘女们，这个觑一眼，那个觑一眼，口里还要不干不净骂些‘小强盗应该’，‘这鬼崽那末娘就偷人东西，到大时只好砍脑壳’一类丑话，那以后怎么见人？”

“那时老子会到大坪赵家去请赵老爷讨保。”

代狗听到他老子的话，没有什么可借口。他若是城里人读过书的小孩，那怕也会再想个方法同他爹来嚼，可惜没有读书的人就这样笨！

他无聊无赖的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走到灶边去把挂在柱上的镰刀往屁股后一别，略注意到灶上那三匹从从容容正在散步的灶马一忽儿，说了句——

“爹，你进城时多买块豆腐。”走出去了。

老欧虽说因了自己不大会做家务，又老爱喜欢喝一杯包谷子酒串串筋骨，弄得手边紧紧的，时常要他十岁大的代狗跑到南华山庙背后去做点冒险事情。但他究竟是一个有把握的人啊。他记到杨瞎子在三年前为他推算流年的结果，是命当午水，须过六年才转运，所以这六年中他决定忍耐到等运气来时再戒酒。他也曾想到纵或代狗被和尚一把捞到，真的要绑到山门去示众时，很可以像从前石家娘代狗的爹偷竹子事情一样，挑一担松毛到赵大发家去，对大发或大发屋里人磕一个头，天大的事也熨帖了。因为大发的嘱咐“只要有事，关于庙前庙后的纠葛，同我来说，老和尚不敢不遵。我曾见过他炖猪蹄子，一张扬出来，他就不得了！”也还在他耳边。

不过，老欧的意思，也并不是专以为有大发方面可说情，就斗着要代狗崽去受老和尚恐吓！他实在还有别的主意。他知道代狗崽人虽小，但很伶俐，跑得快，决不至会为猫猫眼的老和尚抓到。不然，这面一根柴没有得到，那面倒反而要挑一担值两百制钱以上的干松毛请人讲情，这算盘怎么打法呢？

陈小手

汪曾祺

我们那地方，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。一般人家生孩子，都是请老娘。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，差不多都是固定的。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、二少奶奶、三少奶奶，生的少爷、小姐，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。老娘要穿房入户，生人怎么行？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，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，当“抱腰的”，不须临时现找。而且，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“吉祥”，接生顺当。——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，天天烧香。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？——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，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，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生。她也不会接生，只会看内科，是个老姑娘。男人学医，谁会去学产科呢？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，不屑为之。但也不是绝对没有。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。

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，比女人的手还小，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。他专能治难产。横生、倒生，都能接下来（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）。据说因为他的手小，动作细腻，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。大户人家，非到万不得已，是不会请他的。中小户人家，忌讳较少，遇到产妇胎位不正，老娘束手时，老娘就会建议：“去请陈小手吧。”

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，但是都叫他陈小手。

接生，耽误不得，这是两条人命的事。陈小手喂着一匹马。这匹马浑身雪白，无一根杂毛，是一匹走马。据懂马的行家说，这马走的脚步是“野鸡柳子”，又快又细又匀。我们那里是水乡，很少人家养马。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，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，觉得非常好看。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，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，称之为“白马陈小手”。

同行的医生，看内科的、外科的，都看不起陈小手，认为他不是医生，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。陈小手不在乎这些，只要有人来请，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，飞奔而去。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，立刻就安定了一些。他下了马，即刻进了产房。过了一会（有时时间颇长），听到哇的一声，孩子落地了。陈小手满头大汗，走了出来，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：“恭喜恭喜！母子平安！”男主人满面笑容，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。陈小手接过来，看也不看，装进口袋里，洗洗手，喝一杯热茶，道一声“得罪”，出门上马。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“哗铃哗铃”……走远了。

陈小手活人多矣。

有一年，来了联军。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，是两支军队。一支是国民革命军，当地称之为“党军”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。孙传芳自称“五省联军总司令”，他的部队就被称为“联军”。联军驻扎在天王寺，有一团人。团长的太太（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）要生了，生不下来。叫来几个老娘，还是弄不出来。这太太杀猪似的乱叫。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。

陈小手进了天王寺。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“走柳”。见了陈小手，说：

“大人，孩子，都得给我保住！保不住要你的脑袋！进去吧！”

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，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。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，累得他筋疲力竭。他迤里歪斜地走出来，对团长拱拱手：

“团长！恭喜您，是个男伢子，少爷！”

团长龇牙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难为你了！——请！”

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。副官陪着。陈小手喝了两盅。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，往陈小手面前一送：

“这是给你的！——别嫌少哇！”

“太重了！太重了！”

喝了酒，揣上二十块现大洋，陈小手告辞了：“得罪！得罪！”

“不送你了！”

陈小手出了天王寺，跨上马。团长掏出枪来，从后面，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。

团长说：“我的女人，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！她身上，除了我，任何男人都不许碰！这小子，太欺负人了！日他奶奶！”

团长觉得怪委屈。

心爱的

■ 苦 苓

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爱上她的。

他最喜欢像个孩子般趴在她怀里，脸颊紧贴着她的胸脯，侧耳聆听她心跳的声音。

“侧耳聆听她/心跳的声音”，这是她大一时写的诗；她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心跳特别快，有时候运动稍微激烈些，心脏就好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；即使渐渐长大，仍然是只要爬上两层楼，就仿佛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，碰痛碰痛。

碰痛碰痛，她抚着剧烈跳动的胸口询问双亲，爸爸低头叹气，妈妈又流了一脸的泪。

终于知道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时，她也流了一脸的泪。但后来就坚强了，不再怕病床、怕高悬的点滴筒、怕护士的白口罩，有时候还能平静地看着仪器上自己心跳的起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死寂的横线。

上帝大约没有把她收回去的意思；三十岁那年，终于等到了愿意把心捐给她的人。手术前晚上她哭了一整夜，哭湿了白被单和枕头，她哭自己终于重新拾回了生命，也哭那个失去生命却救了她的人。

她只知道是个和自己同龄的女子，结过婚，猝死于一场车祸，无从表达对那人的感激，她剪存了报导她换心手术的新闻，上面并列着她们两人的照片。

然后他就出现了。起初他在病房脚蹑，她还以为是记者，后来却成了常来聊天的访客，在百无聊赖的病中，她常为了期待他而忙着在病床上梳妆；初恋的喜悦强烈地冲击着她，毕竟由于自己生来脆弱的心，她连接吻也不曾。

这一次她可以放心地吻了；别人的心在自己胸腔里规律地跳动着，她的心跳不再强烈，却十分安稳，她真的“放心”了，将半跪的他紧拥在胸前，她答应了婚事。

但她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爱她，自己不过是个残缺的人，依旧孱弱的身子，胸前永远的疤痕……他竟然毫不弃嫌地，热烈地爱着；每次她追问原因，他总是笑而不答，也许历经沧桑的人感情较内敛吧，她知道他曾有过一次婚姻，但很快失去了。

她不知道的是他藏在衣柜底层的小盒子，她在偶然间发现，好奇地打开时，看见他的旧结婚照，含笑的新娘看来好面熟，好像……她凛然一惊，急忙找出收存的换心剪报，不待对比，就知道是同一个人，那个把心捐给她的女子。

那颗心正在她胸中剧烈地跳着，碰痛碰痛。

海 龟

张抗抗

D有一个可爱的三岁女儿，对女儿一向有求必应。他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两小时路程，为了减少往返，他总在周末才回家。每次回家，女儿在晚上临睡前必要让他讲个故事。一年过去了，什么大灰狼小白兔，他肚子瘪瘪塌塌早已被搜刮干净。

女儿却不肯善罢甘休，抱着他的膝不肯上床，连妻也哄她不好。

他满心焦虑。虽是周末，晚上他还得赶写一篇文章，研究所的头儿亲自点名让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，他将有机会在同行面前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才华。

“爸爸讲故事呀。”女儿纠缠不休。

讲什么呢？他真没有时间。发言关系到对他实际水平和个人价值的确认，听说很快就要评职称了。

他突然记起当天报纸上看到的一则趣闻。当时无意瞟了几眼，现在倒可以用来对女儿滥竽充数一番。

从前，在一个海岛上……他开始尽量耐心委婉地对女儿娓娓道来。那儿的人家家户户养着一种大海龟。海龟像一张小桌子那么大，有很硬的壳和很粗的爪子。那个海岛上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小毛驴，一个人要到岛上另一个人家去串门，就骑着海龟去。海龟最爱吃大香蕉，它的主人就坐在海龟背上，用一根细杆子拴上一根绳，香蕉就悬在海龟脑袋上，离它只有几步远，海龟想吃香蕉，就开始往前爬，可它一爬，那背上的人手里的香蕉也往前走了，它怎么也够不着，于是它就拼命往前爬，它爬香蕉也爬，就这样它背上的人就顺利到达了目的地……

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睡着了，腮上挂着浅浅的酒窝。

他连续昼夜伏笔奋战。发言很成功，获得大家的好评，文章将被收入当年的年会专集。有人私下议论，说他虽是助研，实际上已相当于副研究员的水平。

转眼又到星期六，他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时，才想起这一星期忙得昏头昏脑，竟然又忘了给女儿准备故事。

出乎他意料，女儿临睡前忽然对他说：“爸爸，今天你还讲那个大海龟好不好？”

他松了一口气，却纳闷女儿何以对这大海龟如此感兴趣。

……就这样，骑着海龟的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。

他敷衍了事地讲完了故事。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同女儿亲近的情绪。他心里实际上还在惦着自己的职称。如果这次能评上副研，他一家三口就有希望分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，工资也可增长几十块钱，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。昨天上头又给了他新的任务，他必须在一个月内，译出一部有关 W 理论的两百页的专著，三个月内编出一部新的辞典，六个月内与人合写一部有关 W 理论的评述……他不知道他如何才能做完这些事。

“那骑海龟的人到地方了以后，到底怎么样了？”女儿竟然破例没有睡着，眨着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他问。

他说，骑海龟的人到地方了以后，就把海龟整个儿翻过来，一翻过来它就不能逃跑了，只能乖乖等它的主人去办完事，再把它翻回来骑它回家。

女儿似还要问什么。他不耐烦地拍拍她的后脑勺，把她交给了妻。

为了不受干扰地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完成以上任务，真正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，他索性把铺盖搬到了研究所，黑夜白天泡在图书馆资料室里，不这样做就对不住自己，也对不住领导对他的信任。一个几百人的研究所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真正能顶用的还是他这样的中青年骨干。但无论怎么辛苦，他觉得前面总还有个盼头……

半年后他第一次疲惫不堪地回家，心里如释重负。女儿见到他，目光转向妈妈，那句话没问出来：这个人是谁呀？临睡前，破天荒第一回并不缠他讲故事，大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回，终于问：“我想起来了，上次你讲的大海龟，后来到底有没有给它吃香蕉呢？”

他一愣，含糊回答可能是给了。女儿却不满意，又问他到底给了几个，他说一大串，女儿又问是不是每次都给，他茫然……

星期一上班得知职称名额已定，他因年限不够，没有希望晋升；工资不动，住房当然暂时也不能动……他感到浑身骨骼疏松……

不知怎么他想起了那只海龟，他如果告诉女儿，人并没有把香蕉给海龟吃，对女儿来说未免太残酷了。他不忍心。

永远的棺材

傅 恒

游山时正逢偏东雨。趟过雨下山已近傍晚。最末一趟班车早开走。路上车人稀少。回城据说近十五华里。大明一脸犹豫。王忻说：“十五里就十五里。”大明说：“难怪有人说我们年轻人想问题简单。”王忻撒娇：“你不是有力气吗！”

走出不到三华里，王忻粉脸颜色就开始变浓。大明背了一段路。倒是背得愉快。不过，喘气声顷刻间便比王忻更响。王忻说：“现在的男子汉都怎么回事了！”说归说，还得互相扶着走，在荒郊公路上一拐一拐。

陆续有几辆货车和拖拉机驰过。大明换了几种姿式招手，可司机们全都一副高瞻远瞩的模样，不受任何干扰地掌牢方向盘奔向前方。后来二人望后公路的频率加快，路过的车却骤减。或许是那场雨的缘故，行人也难见到一个。山逐渐黑沉，路更加空旷。

好不容易又开来一辆深绿卡车。这次王忻豁出去了，亲自出面。王忻远远一招手，那卡车的掣动仿佛在她手上，嘎地一声停下。大明带几分醋意笑王忻得益于性别。王忻不咸不淡解释主要是红裙子醒目。

爬上车厢才发觉运的是一口棺材。就那么一口棺材放在车上，空旷中更显苍凉。雨后的风湿漉漉吹过来。王忻搂住大明问，里面有没有“那个”。

大明也心惊。一瞥间发现棺材盖没盖严，露着一线窄窄的黑沉沉的缝。大明忙给王忻解释实际上也给自己解释：“棺材装了人都要把盖子钉严。没钉严就是没装人。”

二人不敢再多看棺材，侧身站旁边，只盼卡车早回城。雨后的傍晚凉悠悠阴森森。两人紧紧相靠，一言不发，只听卡车在土石公路上抖得咣咣响。

越静越胆怯。大明想掩饰慌张，掏出烟来吸。车上风大，只得蹲下摁打火机。一连几下未打燃，却瞥见棺材盖在抖动中移开了许多，那缝口宽得足可放进拳头了。

大明不敢多看。捂着打火机点燃烟，猛吸两口，正要站起，突然见棺材缝中伸出一只黝黑的手，同时传出一个梦呓般的声音：“借个火。”

接下来的事几乎是同一秒钟里本能的反应：大明怪叫一声纵出正急驶的卡车，王忻的惨叫没来得及涌出喉头便失去知觉，只发出一声捂着嘴似的闷响。

司机正同驾驶室里的同伴闲聊，毫无觉察地一直将车开进城里才看见昏倒在车厢上的王忻，以及被抖开了一半宽的棺材盖。空荡荡的棺材底袒露无遗。